

茅 盾

见闻杂记

·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·

见闻杂记

矛盾

·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·

见闻杂记

茅 盾

据文光书店一九四五年四版排印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：简装书/鲁迅等著；王彬编。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1998

ISBN 7-5059-3092-3

I. 中… II. ①鲁… ②王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

中国—现代 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7753 号

书 名	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作 者	鲁迅等著 王彬编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奚跃华
责任印制	李金玉 邢尔威
印 刷	北京市社科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字 数	8000 千字
印 张	365.375
版 次	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4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3092-3/I·2339
定 价	598.00 元 (全 86 册)

序

近年，散文有些热闹的味道了。

论理，在小说、诗歌战胜一时之后，散文也不该再如以往那么冷清了。但，与小说、诗歌不同，散文的热闹不是时下之风，而是炒卖四十年前的历史存货，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。

五四以后，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革命。就艺术形式而言，西洋的小说、诗歌、话剧，横向地移植到中国，取代了章回、格律和以歌唱为主的旧有模式，虽然唱的最高境界是说，也足够令人尴尬的了。而散文则不，固然，异域的观念也曾经发生过位移，其结果却不是简单的替换，而是与本国的传统相糅合，出品了优质的再生产品，不像前三个文学门类那样，要经历那样一个蹒跚的学步过程，至今仍免不了模仿的痕迹。因此，鲁迅评价新文学运动说，散文的成绩最为辉煌，超过了其时的小说、新诗、话剧的成就。鲁迅的评价是准确的。时至今日，说到那一时代的散文名家，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三十位而感到还有遗漏。在这些作家中，有些人兼搞别样，今天看来已然品位不高，应该淡忘的了，而他们的散文作品却时时被人们所记诵，从这一点说，散文的艺术生命，似乎比小说、戏剧、诗歌还可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下来。因为，同其它文学门类不同，散文是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、情趣、操守、人格的，从而也就最容易相互沟通，可惜，五四以来形

成的这个优秀传统，四十年间发生了断层，至今还没有完全弥合。相形之下，时下的文章，未免做作，仿佛是裱出来的，丢进洗衣机，一洗，全是糨糊，这样的东西写多了，自己也难免糊涂，接受主体又如何能够喜欢？及至轮到散文好不容易热一回，却拿不出自己的货色，只有向历史讨教，这当然是前辈的光彩。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已然尽善尽美，发展到极至，无可超越的了。众所皆知，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，倘若从甲骨文与青铜器时期算起，是应该比韵语还要长久的。在传统的散文观念里，小说除外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文章都可以冠以散文的。五四以后，有一种将散文精确化的倾向，一方面，增重了它的文学色彩，另一方面又将其软化，散文似乎只余下叙事与抒情的功能，而且三十年代后，又似乎只有抒情体裁被视为散文的正宗，这就免不了格局狭隘，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园地且少活力了。^[1]其实，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，生活有多么丰富，散文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。当然，在那时，也仍有不少散文的名家，属守旧道，捡到篮里便是菜，不受什么框架的束缚，而不惮于无所不包，难免会让今天的散文作家惊诧，甚或以为不足道哉。

但是，上面的话，并没有抹煞的意思，其目的是说那一时期的散文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，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热心读者，还有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便是一个例证。于是也就产生我们的酝酿与构思。这就牵扯到选篇与选书的优劣

[1] 这个问题仍在争论，现在又似乎有大散文观复潮的趋势。本书库采取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。

比较了。应该说，这二者是各有千秋的，不能够相互替代的。关于选篇的优点，这里不去讲它，对于后者，或许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。另一方面，这些原作，久已不流传了，在一般的图书馆里也难以见到，且有上升为“文物”的趋势，如果将其中的一些精品排印出版，^[1] 窃以为不仅对于读者，即使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与研究家（原本大概也读得不多）是应该不仅可以感悟到其中的文学氛围，也还可以领略一些版本价值。俗话说，隔日如新，在历史尘封了多年之后，一旦面世，这些名家的原版作品，当会引起纷纭的新鲜之感罢。

准此，我们选辑了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郁达夫、丰子恺、叶绍钧、冰心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胡适、徐志摩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许地山、郑振铎、夏丏尊、钟敬文、沈从文、梁遇春、施蛰存、巴金、阿英、陈西滢、朱湘、陆蠡、张爱玲、李广田、何其芳、苏雪林等三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品。这样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大体上也就罗致在内了。读那时的散文，是时时感到一种繁星丽天的愉悦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的，这或者为贤者所鄙，以为不足道。其实，选家的劳动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津梁性的工作，自有价值。当然，这些话也依然会被讥为秋虫吊月，猥亵自热的了。这自可不必去计较。但选家也真有时困惑，所谓砖儿何厚？瓦儿何薄？跑掉的鱼是大的，这就需要致谦而有待于提高眼光的精审。同时需要申明的是，在本书库的编

[1] 据较好的原版本排印，只是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，以适应目前读者的需求。

选过程中，得到了顾忌诚、奚跃华、黄亚昌等先生的热诚支持，是要郑重感谢的。

孔老夫子说：“周鉴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吾从周。”倘若我们的工作能够鉴往知来，对于中国当代的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而不是“美女入室”，我们也就满足了。

王 彬

书 目

1. 鲁迅：《朝华夕拾》
2. 周作人：《雨天的书》
3. 夏丏尊：《平屋杂文》
4. 胡适：《四十自述》
5. 郭沫若：《山中杂记》
6. 许地山：《空山灵雨》
7. 叶绍钧：《未厌居习作》
8. 林语堂：《有不为斋文集》
9. 徐志摩：《巴黎的鳞爪》
10. 郁达夫：《闲书》
11. 陈西滢：《西滢闲话》
12. 茅盾：《见闻杂记》
13. 朱自清：《背影》
14. 郑振铎：《海燕》
15. 丰子恺：《车厢社会》
16. 阿英：《夜航集》
17. 俞平伯：《燕知草》
18. 冰心：《寄小读者》
19. 苏雪林：《绿天》
20. 梁实秋：《雅舍小品》
21. 沈从文：《湘行散记》

22. 钟敬文：《西湖漫拾》
23. 朱 湘：《中书集》
24. 巴 金：《海行杂记》
25. 施蛰存：《待旦录》
26. 梁遇春：《泪与笑》
27. 李广田：《画廊集》
28. 陆 翠：《囚绿记》
29. 何其芳：《画梦录》
30. 张爱玲：《流言》

出版说明

茅盾（1896—1981），浙江省桐乡县人。原名沈德鸿，字雁冰，笔名玄珠，石萌等。

茅盾是五四以来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，散文也很出色，代表作品有《茅盾散文集》、《速写与随笔》、《见闻杂记》等。

茅盾的散文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，早期的散文大都委婉清丽，中期的散文逐渐坚实，与崇尚性灵的作品相比，他的散文接触社会问题较多，且呼吁不妨“大题小做”。郁达夫评论他“唯其阅世深了，所以每不忘社会”，然而“抒情炼句，妙语谈玄，不是他之所长。”到了四十年代，茅盾的散文日臻成熟，他这一时期的散文文字朴实，形象鲜明，感情真挚，格调亢烈，将述事与抒情很好地融成一片。他这期间所写作的《白杨礼赞》、《风景谈》，最为纯熟，是有口皆碑的名篇。

目 录

一 兰州杂碎	(1)
二 风雪华家岭	(6)
三 白杨礼赞	(12)
四 西京插曲	(15)
五 市场	(20)
六 “战时景气”的宠儿——宝鸡	(23)
七 “拉拉车”	(26)
八 秦岭之夜	(29)
九 某镇	(32)
十 “天府之国”的意义	(35)
十一 成都 “民族形式”的大都会	(38)
十二 “雾重庆”拾零	(42)
十三 最漂亮的生意	(48)
十四 司机生活的片段	(51)
十五 贵阳巡礼	(56)
十六 海防风景	(60)
十七 太平凡的故事	(65)
十八 新疆风土杂忆	(73)
十九 “见闻杂记”后记	(93)

一 兰州杂碎

南方人一到兰州，这才觉得生活的味儿大不相同。

一九三九年的正月，兰州还没有遭过轰炸，唯一漂亮的旅馆是中国旅行社办的“兰州招待所”。三星期之内，“招待所”的大厅内，有过七八次的大宴会，做过五次的喜事，其中最热闹的一次喜事，还把“招待所”的空客房全部租下。新郎是一个空军将士，据说是请准了三天假来办这场喜事，假期一满，就要出发，于是“招待所”的一间最大的客房，就权充作三天的洞房。

“招待所”是旧式房屋，可是有新式门窗，绿油的窗，红油的柱子，真辉煌！有一口自流井，抽水筒成天 ka ta ka ta 地叫着。

在上海受过训练的南方籍茶房，给旅客端进了洗脸水和茶水来了；嘿，清的倒是洗脸的，浑的倒是喝的么？不错！清的是井水，是苦水，别说喝，光是洗脸也叫你的皮肤涩巴巴地难受；不用肥皂倒还好，一用了肥皂，你脸上的尘土就腻住了毛孔，越发弄不下。这是含有大量碱质的苦水，虽清，却不中使。

浑的却是河水。那是甜水，一玻璃杯的水，回头沉淀下来，倒有小半杯的泥浆，然而这是“甜”水，这是化五毛钱一担从城外黄河里挑来的。

不过苦水也还是水。甘肃省有许多地方，据说，连苦水

也是宝贝，一个人独用一盆洗脸水，那简直是“骇人听闻”的奢侈！吃完了面条，伸出舌头来舐干那碗上的浓厚的浆汁算是懂得礼节。用水洗碗——这是从来没有的。老百姓生平只洗两次身：出世一次，去世一次。呜呼，生在水乡的人们哪里想得到水竟是这样宝贵？正如不自由的人，才知道自由之可贵。

然而在洪荒之世，甘肃省大部份恐怕还是一个内海呢？今之高原，昔为海底。单看兰州附近一带山壁的断面，像夹肉面包似的一层夹着一层的，隐约还见有贝壳的残余。但也许是古代河床的遗迹，因为黄河就在兰州身边过去。

正当腊月，黄河有半边是冻结的，人，牲畜，车子，在覆盖着一层薄雪的冰上走。但那一半边，滔滔滚滚的急流，从不知何处的远远的上游，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块，作雷鸣而去，日夜不休。冰块都戴着雪帽，浩浩荡荡下来，经过黄河铁桥时互相撞击，也碰着桥础，于是隆隆之中杂以訇訇的尖音。这里的河面不算仄，十丈宽是有的，站在铁桥上遥望上游，冰块拥挤而来，那上面的积雪反映日光，耀眩夺目，实在奇伟。但可惜，黄河铁桥上是不许站立的，因为是“非常时期”，因为黄河铁桥是有关国防的。

兰州城外的河水就是这样湍急，所以没有鱼。不过，在冬天兰州人也可以吃到鱼，那是青海湟水的产物，冰冻如石。三九年的正月，兰州的生活程度在全国说来，算是高的，这样的“湟鱼”，较大者约三块钱一尾。

三九年三月以前，兰州虽常有警报，却未被炸，兰州城不大，城内防空洞不多，城垣下则所在有之。但入口奇窄而向下；俯瞰宛如鼠穴。警报来时，居民大都跑避城外；城外

群山环绕，但皆童山，人们坐山坡下，蚂蚁似的一堆一堆，老远就看见。旧历除夕前一日，城外飞机场被炸，投弹百余，但据说仅死一狗。这是兰州的“处女炸”。越三日，是为旧历新年初二，日机又来“拜年”，这回在城内投弹了，可是空战结果，被我方击落七架（或云九架），这是“新年的礼物”。从此以后，老羞成怒的滥炸便开始了，几乎每一条街，每一条巷，都中过炸弹。四〇年春季的一个旅客，在浮土寸许厚，软如地毡的兰州城内关外走一趟，便往往看见有许多房子，大门还好好的，从门隙窥视，内部却是一片瓦砾。

但是，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兰州就此荒凉了。依着“中国人是有办法”的规律，四〇年春季的兰州比一年前更加“繁荣”，更加飘飘然。不说俏皮话，经过多次滥炸后的兰州，确有了若干建设：物证说是有几条烂马路是放宽了，铺平了，路两旁排列着簇新的平房，等候商人们去繁荣市面；而尤其令人感谢的，电灯也居然像“电”灯了。这是因为一年中间整饬市容的责任，是放在一双有计划的切实的手里，而这一双手，闲时又常常翻阅新的书报——在干，然而也在朝四面看，不是那一埋首只看见了自己的脚色。

但所谓“繁荣”，却也有它的另一方面。比方说，三九年的春天，要买一块肥皂，一条毛巾，或者其他化妆品，当然不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”，可是货色之缺乏，却也显而易见。至于其他“洋货”，凡是带点奢侈性的，只有几家“百货店”方有存储，而且你要是嫌他们“货色不齐全”时，店员就宣告道：“再也没有了。这还是从前进来的货呢，新货不来了！”但是隔了一年工夫，景象完全不同，新开张的洋货铺子三三两两地在从前没有此类店铺的马路上出现了，新奇的美术字

的招牌异常触目，货物的陈列式样也宛然是“上海气派”；陌生牌子的化妆品，人造丝袜，棉毛衫裤，吊袜带，手帕，小镜子，西装领带，应有尽有，非常充足。特别是玻璃杯，一年以前几乎少见的，这时也每家杂货铺里都有了。而且还有步哨似的地摊，则洋货之中，间或也有些土货。手电筒和劣质的自来水笔，自动铅笔，在地摊上也常常看到。战争和封锁，并没有影响到西北大后方兰州的洋货商——不，他们的货物的来源，倒是愈“战”愈畅旺了！何以故？因为“中国人是有办法”。

一个在特种机关里混事的小家伙发牢骚说：“这是一个极大的组织，有包运的，也有包销的。值一块钱的东西，脱出手去便成为十块二十块，真是国难财！然而，这是一种特权，差不多的人，休想染指。有些不知死活的老百姓，穷昏了，居然也走这一道，肩挑背驮的，老鼠肩似的抄小路硬走个十站八站路，居然也会弄进些来；可是，沿途哪一处能够白放过，总得点缀点缀。要是最后一关碰到正主儿的检查，那就完了蛋，货充公，人也押起来。前些时，查出一个巧法儿：女人把洋布缠在身上，装作大肚子混进来。现在凡是大肚子女人，都要脱光了检验……嘿，你这该明白了罢，——一句话，一方面是大量的化私为公，又一方面则是涓滴归公呵！”

这问题，决非限于一隅，是有全国性的，不过，据说也划有势力范围，各守防地，不相侵犯，这也属于所谓“中国人是有办法”。

地大物博的中国，理应事事不会没有“办法”，而且打仗亦既三年多，有些事也应早有点“办法”。西北一带的根本问题是“水”。有一位水利专家指点那些秃顶的黄土山说：“土

质并不坏，只要有水！”又有一位农业家则看中了兰州的水果，幻想着如何装罐头输出。皋兰县是出产好水果的。有名的“醉瓜”，甜而多汁，入口即化，又带着香蕉味一般的酒香。这种醉瓜，不知倒底是哈密瓜的变种呢，或由它一变而为哈密瓜，但总之，并不比哈密瓜差。苹果，沙果，梨子，也都不坏。皋兰县是有发展果园的前途的。

（一九四一年三月）

二 风雪化家岭

“西兰公路”在一九三八年还是有名的“稀烂公路”。现在这一条七百多公里的汽车路，说一句公道话，实在不错。这是西北公路局的“德政”。现在，这叫做兰西公路。

在这条公路上，每天通过无数的客车，货车，军车，还有更多的胶皮轮的骡马大车。旧式的木轮大车，不许在公路上行走，到处有布告。这是为的保护路面。所谓胶皮轮的骡马大车，就是利用汽车的废胎，装在旧式大车上，二匹牲口拉，牲口有骡有马，也有骡马杂用，甚至两骡夹一牛。今天西北，汽油真好比血，有钱没买处；走了门路买到的话：六七十元一加伦。胶皮轮的骡马大车于是成为公路上的骄子。米，麦粉，布匹，盐，……以及其他日用品，都赖他们转运。据说这样的胶皮轮大车，现在也得二千多块钱一乘，光是一个旧轮胎就去了八九百。公路上来回一趟，起码得一个月工夫，光是牲口的饲料，每头每天也得一块钱。如果依照迪化一般副官勤务们的“逻辑”，五匹马拉的大车，载重就是五千斤，那么，兰西公路上的骡马大车就该载重三子斤了。三乘大车就等于一辆载货汽车，牲口的饲料若以来回一趟三百元计算，再加车夫的食宿薪工共约计七百，差不多化了一千元就可以把三吨货物在兰西公路上来回运这么一趟，这比汽车实在便宜了六倍之多。

但是汽车夫却不大欢喜这些骡马大车，为的他们常常梗